

京劇彙編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編輯

第九十四集
意
中
緣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戲曲團體、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戲曲團體、老藝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戲曲遺產，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藝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證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改。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為京劇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串、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意 中 緣

于連泉藏本

提 要

明朝，南京名士董其昌，与友陈继儒，苦于求詩画者攪扰，遂求同道江怀一，物色內助，代笔分劳。

时錢塘才女楊云友，家境清寒，尝假其昌之名，作书画，奉养老父；福州名妓林天素，爱好笔墨，亦借继儒之名，題詩画扇，消磨时光。

一日，其昌、继儒、怀一同游，見和尙是空店中有題名其昌、继儒之詩画，知出巾幗之手，质諸是空，是空堅不実告。适天素来游，慕訪怀一。经怀一撮合，继儒与天素訂白首之約。

先是，是空垂涎云友，常以求画为名，径往楊家，解囊相助。楊父深感其德，央为擇婿。及見其昌，是空认为机不可失，遂冒其昌之名求亲。楊父慨然应允。是空犹恐露迹，买通浪子黃天监假充新郎，迎亲过舟，并令使女妙香日夜严守，急欲远去。妙香本为良家女，誤失其身，銜恨伺报；适見云友，如突以告。云友遂与妙香定計，密将是空灌醉，推之入江。继而催舟入京，垂帘卖画，暗自覓訪意中人。

天素女扮男装，回家葬母，路过仙霞岭，被山寇擄去，强为幕宾。继儒題詩求救于鎮海大將軍，山寇平，天素得归。

云友覓婿不得，集資返里，其昌迁升礼部，奉旨入京。怀一恐云友为別人聘去，遣媒复为其昌求亲，遭云友严辞謝絕，遂与继儒定計，央天素去相亲。三考三中，即时迎亲过府。洞房之夕，云友始知又入圈套。天素乃以実告。其昌与云友終成眷屬。

第一場

〔董其昌上〕

董其昌 (引) 学士青蓮，人道是，富貴神仙。

(詩) 九華金殿語從容，

暫脫朝冠鬢未蓬。

莫笑門庭清似水，

蒼生盡望黑頭公。

〔院子暗上〕

董其昌 下官、董其昌，別字思白。南京華亭人氏。早登科第，升到朝班，官拜翰林學士之職。只因近來主上寵信奸佞，疏遠忠良，因此暫退林下，倒也逍遙自在。只悔當年醉心風雅，喜弄筆墨，因此得了一個工書善畫的聲名，終日被這些求寫求畫的攪擾不休。下官同社之中，有一好友陳眉公，他與我同病相怜，也是筆墨十分忙碌。前日也曾約他同游西湖，隱姓埋名，暫圖幾日安逸。那湖上有个好友江懷一，不怕无有東道主人。今日拜客回來，想那眉公必然前來相訪。來！

院子 有。

董其昌 看衣更換！

院子 是。(與董其昌換衣介)

董其昌 你且到門外伺候。陳相公到來，速報我知。

院子 是。(下)

〔陳繼儒上〕

陈继儒 岭上白云间，野鹤自翩翩。小生、陈继儒，别字眉公。日前董学士有书前来，约我一同游逛西湖。今日特来董学士府中，与他同赴游湖之约。来此已是。門上有人么？

〔院子暗上〕

院 子 哦，原来陈相公来了。我家老爷等候多时了。請少待，容小人通报。（进門介）启稟老爷：陈相公来了。

董其昌 有請！

院 子 有請陈相公！

〔陈继儒进門介，董其昌迎接介〕

董其昌 賢弟来了，請坐！

陈继儒 有坐。（坐介）

董其昌 啊賢弟，你我西湖之游，訂在何日？

陈继儒 小弟业经差人雇好船只，准备酒肴，安放行李。趁今日天气清和，即刻下船前去游玩，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董其昌 如此甚好。你我即刻前往。来！

院 子 有。

董其昌 我同陈相公前去游山玩水，須有几日耽擱，方能回来。尔等好好看守門戶！

院 子 是。

陈继儒 兄台，此处离湖边不远，你我一同步行前往，到那里上船，未知兄台意下如何？

董其昌 但憑賢弟。

陈继儒 請！

董其昌 請！

〔院子关门介，暗下。董其昌、陈继儒圓場。〕

董其昌 一对蓬莱避劫仙，

陈继儒 吟风弄月下九天；

董其昌 淡装浓抹西施面，

陈继儒 只見湖光照眼前。

【书僮、二船夫暗上，迎介】

陈继儒 来此已是湖边。船家，搭了扶手。

【二船夫搭扶手介】

陈继儒 請兄台登舟！

董其昌 有劳賢弟費心！

【董其昌、陈继儒上船介】

陈继儒 兄台請坐！

董其昌 有坐。

陈继儒 僮儿，吩咐开船！

书 僮 开船！

【二船夫开船介】

陈继儒 兄台，你我在这船头之上暢飲一回如何？

董其昌 妙哇！对着这湖光山色，正好飲酒。

陈继儒 僮儿，酒肴摆下！

书 僮 是。（摆酒介）

陈继儒 請！

董其昌 請！

【牌子。陈继儒、董其昌飲酒介】

董其昌 賢弟，你看这西湖山明水秀，虽然美景非凡，終非久住之乡。数日之后，回到家去，依旧被那些求写求画的人纏繞不休。我意欲寻一代笔之人，在家中为兄分劳一二，賢弟你看如何？

陈继儒 妙极妙极！小弟也正有此意。兄台，你我暫且开怀，

再飲几杯。

董其昌 賢弟請！

（唱西皮原板）

每日里丹青和隸篆，

何曾半日得清閑。

尋个人来司筆硯，

逛山玩水也安然。

陈继儒 （唱西皮原板）

每日里寫画多忙乱，

你我二人是一般。

霎时船到湖邊岸，

（轉唱西皮搖板）

且到長街走一番。

〔二船夫搭扶手介，董其昌，陈继儒、書僮下船介。二船夫下〕

董其昌 正是：

名重才高計轉難，

陈继儒 說甚草圣与詩仙？

董其昌 还愁前路多知己，

陈继儒 悔結人間翰墨緣。

〔同下〕

第 二 場

是 空 （內）啊哈！（上）

（念）空門閑混几十年，

不靠弥陀不靠天；

单靠一双识貨眼，

賤收古董賣湖邊。

在下、乃是西湖边上一个卖古董的和尚，法名叫做“是空”。原是京城里面一个有名的光棍。只因做贼犯案，逃出京城，恐被旁人识破，因此削髮为僧，来到杭州，开了一座古玩铺，全凭这双识货的眼睛，贱价收来贵价卖，不到十年，我倒成财主啦。如今正想还俗，娶一个美貌佳人；恰巧此处有一个穷秀才的女儿，叫做楊云友，生得十分美貌，不但知书识字，而且画得一手好画儿。她摹仿董思白的山水，和真迹半点不差。我常常拿些綾絹紙张，送些笔資，去求她书画，放在铺子里卖，真就没人敢说是假的。我又借着讨画为名，打扮得齐齐整整，时常到她家走动。有朝一日，叫我弄到手中，嘿嘿，给她个先奸后娶，也是我父母的阴功，祖宗的德行。昨天又送去一幅綾子，今天不免带上几两銀子，去到她家走走！

（唱西皮原板）

僧衣都用香熏透，
誰人道我不风流？
这般艳福难消受，
难怪佳人爱比丘。（下）

第三場

〔楊云友上〕

楊云友（引）貧无綵綵供挑綉，苦借丹青度日光。

（詩）腰肢天生楊柳細，

娇媚岂是因忍飢？

笔耕原为度日計，

旁人道我遲才思。

奴家、楊氏，小字云友。乃錢塘秀才象夏公之女。不幸萱堂早故。自幼蒙我爹爹教養，學了些詩詞歌賦，并會些水墨丹青。可嘆家業凋零，連年積下債務。如今天寒歲暮，爹爹出門謀館去了。家無宿糧，怎樣度日？昨日是空和尚送來一幅綾絹，不免替他圖畫便了！

（唱南梆子）

如今正是初冬候。

且把寒天景象收。

古木寒鴉山嶺秀，

一曲清溪繞樹流。

這畫兒倒是畫完了，只是落誰的款呢？也罷！那不通文理的勢利和尚，既然央求落董思白先生的款，以便圖謀厚利，我就厚着面皮，冒寫假款便了！

（唱南梆子）

只因要把燃眉救，

冒名哪顧滿面羞？

落款之後蓋假印，（畫章介）

妙筆丹青美景留。

畫已完成，等那取畫的人來，交付與他便了。

〔楊象夏上〕

楊象夏（唱西皮散板）

謀館不成趁歸舟，

水淺無魚怎下鉤？

云友兒，開門來！

楊云友 爹爹回來了，待我開門。

〔楊云友開門介，楊象夏進門，坐介〕

楊云友 啊爹爹，謀館之事如何？

楊象夏 唉，一言難盡哪！

〔唱西皮散板〕

書生薄命天造就，
萬水千山把館求。
誰知一步走入後，
只落得窮途阮囊羞。

楊云友 貧富由天注定，爹爹何必挂懷！

楊象夏 話雖如此，只是那討債人來了，又便怎麼處？

〔討債人上〕

討債人 〔念〕秀才心不善，
借債圖誑騙；
不怕打官司，
只怕丟體面。

老楊在家嗎？

楊象夏 〔驚介〕兒呀，討債的又來了。無有銀子還他，不好出去相見。你去回他，說我不在家中就是了。

楊云友 〔門內問介〕是哪一個？

討債人 是要賬的。

楊云友 楊先生方才出門去了。這幾日手頭不便，改日有錢，親自與你送去。

討債人 〔背供介〕明明在裏頭說話，怎麼說不在家哪！有了，我不免闖了進去！〔推門，闖進介〕

〔楊云友避下〕

楊象夏 啊！你怎麼闖進內室來了？這樣無禮，成何體統，快快出去！

討債人 哈哈！真有你的。你欠了債不露面兒，你可真是屬烏龜的，縮住了龟头往盖子底下鑽！

楊象夏 (怒介) 呀呀呸！你討債就討債，我乃是賢門秀才，這烏龜也是你罵得的么？

討債人 什麼“賢門秀才”，我看你是綠盖子的老烏龜，快成死烏龜啦。

楊象夏 你越罵，我越不还！

討債人 你越不还，我越罵！

(是空上)

是 空 裝就風流樣，來親窈窕娘。啊！裡面什麼人吵鬧，待我闖了進去。(進門介) 啊！楊先生因何與人吵鬧？(指討債人) 此位是誰？

討債人 是討債的。

是 空 他欠你多少銀子？

討債人 連本帶利，結算一百兩，言明月利三分。如今單問他要這三兩銀子的利錢，他竟分文無有。

是 空 這事好辦。(向袖取銀介) 巧啦，我這裡不多不少，剛好有三兩銀子，你先拿去吧。

討債人 您多費心，謝過師傅啦。(出門介) 為收一月利，費了半天心。(下)

楊象夏 多謝師傅！若不是師傅費心，還要受他人的惡氣。

是 空 他們是守財奴，怎曉得敬重斯文哪？但是一件，這筆債總要想法還他才好。如其不然，我替老先生想，利上加利，年深月久，還受得了嗎？

楊象夏 唉！不瞞師傅說，我欠債之處甚多，不止這一筆。如今我又不處館，開門七件事，單靠小女這幾兩筆資，哪裡還有錢來還債呀！

是 空 这就难說啦。(細介)貧僧倒替老先生想了个办法，又怕出言冒昧，不敢开口。

楊象夏 既有高見，但讲何妨。

是 空 聞得令媛也长成人啦，何不寻一門当戶对人家，送她出閣？令媛有那样的高才，就是多要些聘金也不为过。那时节債也还啦，令正的葬礼也可以办啦，岂不是好！

楊象夏 老夫也有此意，只是老夫既为书香人家，怎好卖女还債、受聘葬妻；唉！話虽如此，如今这口穷气也爭不了許多，将来終久要走这条路的。老师傅往来走动，都是富室宦家，若有門戶相当的人家，就煩老师傅作伐。

是 空 如此甚好。只是出家人怎好替人作謀？既然是老先生府上的事情，也說不了許多啦，此事您就交給我吧。

楊象夏 請多費心。

是 空 貧僧暫且告別。(又摸袖出銀介)这里还有十两銀子，老先生一并收下使用吧。

楊象夏 这却不敢！方才那三两銀子当作小女潤笔之資，还算受之有名；这是无功之祿，怎好接受。

是 空 以后少不得还要来求画，收在这儿，一块儿再算吧。

楊象夏 如此說来，只好愧領了。

是 空 前天送来的那幅綾子，不知画了沒有？

楊象夏 这桌上的想必就是。

(取画与是空介)

是 空 正是：听君苦語暗消魂，不觉緇衣有泪痕。告辞啦！

(合十下)

楊象夏 唉！听他这一片怜貧惜老之声，果然是个好人，真乃是难得呀难得！正是：莫道狠心多利口，慈悲毕竟出空門。（下）

第 四 場

〔林天素上〕

林天素 （念）奴年刚十八，
流落在烟花；
紅蓮出綠水，
保守旧根芽。

我，福州妓女林天素。不幸双亲早年下世，墮入青楼。虽然身在脂粉丛中，却爱与文人学士来往，因此练成了几笔画儿，頗能描摹那有名画家陈眉公的笔迹。这几日来到西湖进香，各处名胜俱已游到。是昨天客中无事，画成折扇一把，落了眉公下款，意欲寄到古董店內去卖，試一試这里人的眼力。且已聞得杭州有一文人，名叫江怀一，有心訪他一訪。丫鬢哪里？

〔丫鬢上〕

丫 鬢 （念）身作妓家人，
日夜不安生；
堂上一声喚，
堂下应連声。

姐姐，叫我什么事呀？

林天素 （交扇介）这儿有扇儿一把，你拿到古董店里寄卖，就說是陈眉公的真迹。順便問一声，这儿有位江怀一江老先生，住在哪儿，我明几个要去拜訪他去。

丫 鬟 是啦。(下)

林天素 正是：

烟花无意味，
书画学名家，
有朝时运至，
抛撇旧生涯。(下)

第 五 場

〔江怀一上〕

江怀一 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旧酒痕。

〔家院上〕

家 院 启稟員外：董老爷、陈相公前来拜訪。

江怀一 快快有請！

家 院 有請董老爷与陈相公！(下)

〔董其昌、陈继儒上〕

董其昌 深深庭院多幽靜，

陈继儒 鳥語花香万象春。

江怀一 (出門迎介)董、陈二位賢弟在哪里？

董其昌 江仁兄！

陈继儒

江怀一

董其昌 (笑介)啊哈哈……

陈继儒

江怀一 請进！

董其昌 請！

陈继儒

〔董其昌、陈继儒、江怀一进门，分宾主坐介〕

董其昌 啊江仁兄，弟等今日奉訪，非为別事，意欲与兄同

到西湖边上古董店中賞鑑一番，不知到哪一家去好呢？

江怀一 有一是空和尚，开了一个古董店，倒还有些好字画。你我一同前往，可好么？

董其昌 如此甚好。就請兄台指引。
陈继儒

江怀一 你我一同前往，待愚兄前面帶路。

董其昌 有劳了！
陈继儒

〔众圍場〕

江怀一 散步到湖边，
来結翰墨緣。

董其昌 已观山上画，
陈继儒 更看画中山。

〔同下〕

第 六 場

〔是空上〕

是 空 古董原难辨旧新，
全憑手段騙时人。

我、是空。昨天取了画儿来，还未曾摆列。今几个天气清和，一定有买卖上門，待我摆設起来。

〔摆画毕，持帚拂尘介〕

〔丫鬟持扇上〕

丫 鬟 (念) 杭州和尚真奇怪，
懶得念经做买卖；
賺錢不为干别的，
只为还他嫖賭債。

大师傅，你这个鋪子是卖字画的嗎？

是 空 正是。你要买什么字画呀？

丫 鬟 买倒不买，有一把扇子，在你这儿寄卖。

是 空 拿来我看，是哪个名家的？（接扇看介）“云間陈继儒写”，哎呀，这画儿未必是真的吧？

丫 鬟 是我家姐姐亲手画的，怎么不真？

是 空 哈哈！叫我一詐就詐出来啦。我且問你，你家姐姐是誰？

丫 鬟 是天下有名的妓女林天素，新近从福建来的。

是 空 原来如此。她这把扇子要卖多少錢呢？

丫 鬟 只卖一两銀子，多出来的是你的。

是 空 你回去对她說，我替她卖出了这个画儿，回来还要买她那个話儿哪。

丫 鬟 呀啐！那个話儿倒有，不是你們出家人买的。扇子收好，我去啦。（下）

是 空 （笑介）哈哈……这是一桩上門的生意呀。楊家女儿急切不能到手，不免先拿她来应个急，我就是这个主意。

〔董其昌、陈继儒、江怀一上〕

江怀一 （唱）湖边风景閑游玩，

董其昌
陈继儒 （唱）城市山林在眼前。

江怀一
董其昌
陈继儒 大师傅請了！

是 空 請啦！阿弥陀佛！列公要买什么古董？

江怀一 把有名的字画，拿几样来看。

是 空 还是要古人的，还是要今人的？要論今人的，莫过

于董思白、陈眉公这两个大名家啦。

江怀一 好，就把陈、董二公的画拿来看上一看。

〔是空取画与江怀一介〕

是 空 这是董思白的。

〔众看画介〕

陈继儒
江怀一 果然画得好，真乃名不虚传。

〔是空又取扇与江怀一介〕

是 空 这是陈眉公的。

〔众看画介〕

董其昌
江怀一 好，真不愧是名家手笔！

是 空 如何？小店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列公请坐，待我去
泡茶来。（下）

江怀一 这张画儿同这把扇子，可是两位的真迹？

董其昌 这张画儿，虽然摹仿得确如下官的亲笔，倒像是女
流之笔。

陈继儒 这把扇儿吗？画得也不错，
但非小弟所画，也像是妇人所画。

董其昌 话虽如此，巾幗之中有这样的技艺，倒是不可不访
问一个明白。

江怀一 既然如此，等那和尚出来，问他一番便了。

〔是空取茶上〕

是 空 茶收龙井叶，泉泛虎跑香。三位相公，请茶！

〔陈继儒、董其昌、江怀一吃茶介〕

江怀一 师傅，你的宝货看出破绽来了，都是假的，不要拿
来骗我！

是 空 岂有此理！是我亲自到松江去求来的，怎么会假哪？